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泰山文学奖”得主——山东农民作家李辉

深入乡村的困顿

直面狭隘和欲望重重的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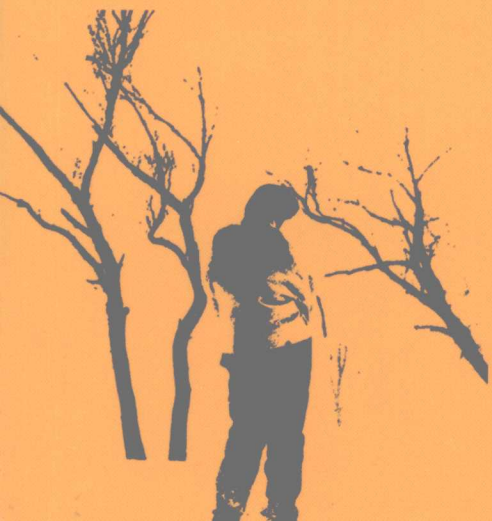
善良的雪儿
建了一个小工厂
可周围全是飘啊
飘的眼睛、耳朵
飘的疾藜和尘埃



李辉/著

乡村的下午
路上空荡荡的
一棵树在招呼另一棵
把高度降下来吧
看看叶子们的绿眼睛

雪儿的小工厂





雪儿的小巧

李 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儿的小工厂/李辉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7-5087-2408-9

I. 雪…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3272 号

书 名: 雪儿的小工厂

著 者: 李 辉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作者简介

李辉

1961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市信阳镇营里村，上世纪70年代末高中毕业后回村当农民，其间多次外出打工，始终热爱文学创作，现一边种地维持生计，一边读书写作。

李辉刚刚凭借中篇小说《你是他的药》获得“泰山文学奖”，是山东省文学最高奖项。他的写作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内心不停的创作涌动，他接连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中篇小说20余部，其中《农民媳妇》、《天下》、《寻找王金叶》、《村官》、《你是他的药》等引起较大反响，多部作品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转载。



李辉

张家的田地一块在庵南，一块在土姑岭，一块在老草场。三块田地没一块跟陈康的接壤连墙，但陈忠孝熟悉它们，包括徐志每家伯，就跟熟悉自家的田地一样。原因是一年里他要往徐张两家的田地里跑无数趟，甚至超过了去自家田地的次数。他要比一比，看一看，量一量，自家的麦苗是不是比张徐两家的油实，豆荚是不是比他们的饱满，玉米棒儿是不是比他们的粗大。看到自家庄稼招了虫儿，他便急忙偷偷地带上药瓶背上喷雾器赶去杀灭，然后就一天一趟六趟地往徐张两家的地里跑，发现他们地里的虫子还旺旺地活着，还在沙沙地吞吃着绿叶，陈忠孝就快活得抓耳挠腮，感觉地里的蜂蜜还甜，有时候瞅见四周无人，他要到挨墙人家的地里捉几条虫子送进张家或徐家地里

（原载《中国广播》1990年第10期）

作者手迹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首批推出的20部不同体裁的作品，记录着农村改革30年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广袤大地的泥土芬芳，令人为之振奋！20部图书中，有农民作家的小说14部，农民诗歌、散文、剧本、民间故事选各1部，农民书画集两部。这些不同体裁、不同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从不同侧面忠实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通过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30年来在我国农村发生巨变的现实，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版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作品是当代农民记录农村改革开放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30年的改革风云，是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历史嬗变，它的伟大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阔农村的深深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30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村换了人间，新一

代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农民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巨变的深度内涵。他们诉诸笔墨，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作品是改革在场者农民自己的切身感受。

首批出版的20部图书也是中国农民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土语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重大，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协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挖掘、抢救、保护农村民间、民俗文化精品，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项意义非凡之举，我很高兴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刘庆邦

编辑牟洁约我给本书写序时，我正在河南老家作我的乡村调查（为新书搜集材料）。我喜欢乡下的味道，那种泥土和青涩植物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让整个人有崭新的感觉。农村是孕育万物的地方，也是生命与思想回归的地方。我每年都要下乡，表面上是换换环境，其实骨子里是割舍不断的一种乡缘。

在农村，从宗族社会的伦理廉耻观念的规约到基层政权意志行政手段的介入，再到改革开放30年带来的经济观念的增强，这个历史链条上，农村人无不带有混合型的生存策略。李辉的这部《雪儿的小工厂》通过雪儿办厂把一部分乡村人的小勾小恼小算计的生存特点描写得活灵活现。这部分人在农村不是少数，在城里也不是少数。他们的行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农村最现实的一个问题——人的问题。农民向往富裕的生活，渴望过上好日子，但是由于地域的限制，加之自身的境界存在局限，思想意识必然受到限制。小说中，徐志宝、陈忠效等人从参与办厂初期的热情到互相猜疑最后甚至对雪儿开始了污蔑，致使小工厂最终倒闭，就是基于欲望所造成的一个困惑局面。乡村内在的变化蕴藏着许多待解的难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有责任关注农民的思想文化建设。

据出版社介绍，李辉是山东青岛的一个农民，因喜爱文学，多年来一边在家种地，一边坚持文学创作。他创作的农村题材的小说，越来越受到文坛的关注。李辉的这部小说语言干练，描写非常生动。从他的文学功力和把握小说语言的能力来看，他在文学这条路上跋涉的

年头不算短了。我很清楚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并且我有理由相信李辉在未来的耕耘中一定会有更成熟的作品问世。

是为序。

2008年11月30日

(本序作者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雪儿来到徐志宝家的时候，徐志宝正蹲在猪圈里给猪挠痒，进孩蹲在男人旁边，一指头一指头地篦着猪毛找虱子。大肥猪躺在猪窝门口，徐志宝的手在它圆滚滚的肚子上来回挠，猪的身子随着挠动豆腐脑般地晃动，舒坦得直哼哼。徐志宝眯眼儿笑着，不时地转脸对进孩笑一下，进孩抿嘴回他一笑。进孩咬多了虱子和跳蚤，嘴唇鲜汪汪地像涂了口红，徐志宝已是见惯不惊，一笑后就又把笑脸还给了猪。猪跟人一样，舒坦了上膘，没事时徐志宝就进圈给它挠，日久习惯了，猪一望见徐志宝就哼哼唧唧地躺下来。有时候徐志宝只是路过，猪躺下来不见人影，就站起来跑到猪圈门口，爪子搭在栅栏门上，十分委屈地哇啦一阵，确信无望后它才停止努力。

雪儿是徐志宝的邻居。雪儿虽说是徐志宝的邻居，可早已是多半个城里人。雪儿高中毕业后就去了县城，半年后又奔了省城，如今已在省城干了两年多，显见已扎下根儿。不只雪儿要离开徐志宝他们，雪儿一家也要如数迁往省城。雪儿一家其实只有两口人，雪儿和她的老爹谷满囤。不几天前，他们家是三口人，多出的这口

人是雪儿的娘老子，这个娘老子患绝症月初时归西了。雪儿娘患绝症是麦收时节的事，老两口担心闺女牵挂，就一直瞒着。八月十五雪儿回家过节，娘老子已瘦得不成样子，走不成路，咽不下饭，只得跟闺女说了实话。雪儿痛断了肝肠，她说胃癌不是绝症，做个手术，化疗几回就会根除。她当天夜里就返回了省城。雪儿是回省城拿钱，她说她积攒下了许多的钱。老两口估摸闺女是回去借钱。闺女断断续续工作不到三年，月月往回寄钱，五百五百地往回寄，她哪里还会有余钱。娘老子前思后想，担心成为孩子的累赘，第二天下午喝了农药。雪儿回家后她娘已下葬七天了，雪儿哭了个天昏地黑，怪爹不好好照看她的娘，怪爹不早早让女儿知道送娘去医院。是钱要紧，还是人要紧呢?! 消停下来后，谷满囤领着闺女挨门挨户地去谢承三户老邻居，感谢他们全力以赴帮助他安葬老伴。徐志宝以为这是对的，谷满囤单丁独户，身后又只一个闺女，要不是徐志宝率领张福来和陈忠孝两家人颠前跑后，雪儿娘的丧事怕是要晒了台。徐志宝以为理应得到谢礼，可他还是觉得谷家的谢礼重了，一家一百块钱、五十多块钱的礼品，抵得上一亩地的收入了。徐志宝就估摸雪儿带回的钱数不小，接着就长吁短叹起来，说城里人就是城里人啊，庄稼人坐飞机也赶不上的。

没有事情，雪儿从不串门儿，蹲在家里看电视。徐志宝去找谷满囤闲打牙，每回都看到雪儿坐在炕上看电视，打过招呼后再没别的话。徐志宝喜欢跟雪儿说话，徐志宝觉得跟雪儿说话，滋味比给猪挠痒痒还要舒坦些。



徐志宝跟谷满囤说话，主要意思也是说给雪儿听的。徐志宝跟谷满囤说，谷大叔，每逢放月假我就给我那熊儿子说，好好上学，上好了出息成个人物，咱就去求雪儿来当媳妇啊！说过这话徐志宝就哈哈大笑。徐志宝虽说讲的是趣话，他的儿子才上初中，比雪儿小十岁，差不多是两辈人，但他看重雪儿是真的，不是一般的看重。徐志宝四十多岁，见过的俊女子不算少了，庄里庄外的，电视里电影里的，可他没见过雪儿这么打眼的姑娘。所以雪儿回家的日子，徐志宝动不动就要去谷家串门子，坐下来了就不想起身。

这天上午，雪儿来到徐志宝家，徐志宝一时吃不准她来干什么。雪儿不会是过来告辞的，告辞应爷女俩一块过来，来一个应是她爹谷满囤。再说爷女俩给邻居们说起过，村庄离省城一千多里，离去后就再也难以回来；他们要守着老屋，守着雪儿娘的坟包过些日子，把老家山山水水沓沓晃晃都瞅个结实，亲戚朋友全走到，一家多住他些日子。这一住说不定是几个月，漫过年去后才动身。徐志宝想，莫非雪儿过来是再次表示感谢的。一百块的现钱、五十块钱的礼品，照理说够重的了，可是细想想，说不重也不重。那不是别的，那是侍弄死人呢；而且他们七不沾八不连，从穿寿衣到入殓再到掩埋整整干了三天三宿。可是雪儿来的是活钱，天天进钱月月进钱，一百块钱当一块花。这么说，一百五十块钱的谢礼重也重不到哪里去呢。徐志宝的猜测很快得到证实，这天上午雪儿真的是过来再次感谢他们的。徐志宝没有想到的是，雪儿这回带来的礼品重得要命，徐

志宝起初根本没法子相信。雪儿说，邻居大哥大嫂替她尽了孝，她永生永世报答不完，昨晚突然替邻居们想到一条挣钱门路，她想借给他们一万五千块钱，购置一台半自动带锯机，让邻居们加工原木细水长流地挣钱。雪儿说，她的三姑家就开着这么个小加工厂，本钱不大，来钱却挺快，有时候一天挣一百多呢。雪儿用电话仔细打听过去，附近十里二十里的人家，切割原木都是到镇子里去，路远不说，加工费也比小加工厂高许多。徐志宝他们开办起来小加工厂的话，定准挣钱。雪儿最后说，他们家年前年后就要搬走，加工厂正好设在她家，把东边院墙推倒往外扩一扩就成了。至于房屋钱和机器钱，可以一年一结，分五年六年结清就行，要是余钱不多再缓些时日也行。加工厂正好是三个人的活计，活计一学就会，雪儿临时给他们当个中间人，管管账什么的，她走后他们再自己安排。雪儿让徐志宝把这事快些说给张福来和陈忠孝，如没意见，这就动手购买机器扩充院落，争取三五日就把事情干起来，秋冬正是使用木料的旺季哩。

徐志宝握住了雪儿的手。搁在平日，打死他他也不敢去握雪儿的手。不说握手，就是大老远地望见了，徐志宝也不敢跟雪儿对眼儿。徐志宝望着雪儿觉得舒坦，比给猪挠痒比走路捡了几十块钱还要舒坦。奇怪的是他不敢直眼儿望，更不用说跟她的身子接触了。现在，徐志宝握住了雪儿的手，他想都没想，一下就把雪儿的手捉住了，紧紧攥着，使劲摇动。他说大妹子你真是行好，俺们正愁钱呢，钻天拱地也没处抓挠，有时候愁得直想



上吊呢！雪儿看徐志宝激动成这个样子，愈发高兴，催他快去找张福来和陈忠孝商量。进孩替徐志宝难为情了，她盯着握在一起的一黑一白两只手，着急地跺脚说志宝你干啥呀，你看看你在干啥呀！进孩连说了三遍，徐志宝突然清醒过来，发觉自己在握雪儿的手，握得那般结实那般粗鲁。徐志宝一下子僵住了，面红筋胀地收回手来，一时无处搁放，就一下一下抓挠大腿。

二

雪儿离开徐家时快天晌了。徐志宝等了一下，张福来、陈忠孝出坡没回来，徐志宝不耐烦等候，骑上自行车兴冲冲地往坡里跑去。徐志宝要去寻张福来，他以为跟张福来打个商量就齐了，陈忠孝不必去管他，商量好后跟他咳嗽一声就成了。在徐志宝这里，邻居几家的事情总是这样，陈忠孝的话可有可无，基本不起作用。徐志宝瞧不起陈忠孝，主要原因是陈忠孝来路不正。陈忠孝的爹没生育能力，种子不行，吃了中药吃西药，求过天仙求地鬼，末了儿只好求到连峰岭吃百家饭的老瓦匠头上，总算做出个儿子来。陈忠孝的爹担心别人的东西不保险，就请一肚子老学问的周信仁给起出这么个名字，

期望对老爹既忠且孝。一番苦心没起作用，陈忠孝刚一解事就对爹瞪起了白眼珠，娶上媳妇他硬了翅膀，立马跟爹娘划清界限一刀两断了。这么一个人，徐志宝觉得跟他活在一起就是抬举他了，哪里还有他说的话呢。其实张福来，徐志宝也是瞧不起的，石头疙瘩一个，比牛少了一身毛，往东牵他往东走，往西牵他往西走，只要眼前不是明打明的火坑，他压根不知道回一回头。但姓子里拔将军，比起陈忠孝来，张福来还是顺眼得多，周正得多。

徐志宝估计张福来两口子八成在七姑岭给麦苗追肥或者是松土。出了村徐志宝便一径往东坡里骑去。张福来家一年就种一块麦子，今年种在七姑岭上，一亩七分三厘，可张福来两口子的活计做也做不完，十之九的力气要花在那块麦田里。先是往地里运鸡粪猪粪，一小车一小车地往地里推，粪肥要铺到一拃厚才告罢休。接着是翻地整地，两口子肩并肩，一锹一锹地翻。张福来赤着上身，筐儿短褂短裤，两口子还是满身汗水，头发里往外冒白汽。翻完后就开始砸坷垃，砸完大块砸小块，砸完小块再用耙子捣抹，要捣抹得细如面粉，平整如镜，这才考虑下种。下种更为细致，两口子扯着线绳，一行一行地打下印记，然后筐儿扶耧，张福来拉耧，沿着线痕循规蹈矩地往前种。种到地头，回头眯眼儿细瞅，发现有弯儿拐儿的地方，两口子立马返回去，把那地方的麦种用手挖出来，用手重新犁出垄沟，再次下进麦种去。下种完毕，两口子往地里跑得更勤了，轰麻雀药老鼠，看麦粒子冒芽没，瞅见杂草灭杂草，瞅见石块



子瓦片儿捡起来往外撇。麦苗儿指头高了，该不出的就不指望了，两口子就开始补地，一行行一株株地来回巡视，缺墩的挖个窝儿，撒七八粒麦种进去；缺棵的就戳个指头眼儿，点一粒两粒麦种进去。麦苗出齐就开始松土了。给小麦松土张福来和筐儿不使用大锄，大锄出活，但大锄伤根，他们用锅铲般大的小挠锄，蚂蚁啃骨头似的倒退着身子细细翻动，翻起的土不小心扑腾到叶片上去了，就轻轻地弹下来。这土就永也松不完了。肥足出粮，活计到家出粮，这道理徐志宝自然也懂。尤其是田地松土的学问，凡庄稼人差不多都懂。锄头子是个金不换，涝天锄锄败水，旱天锄锄保墒，闷热里锄锄凉快，寒冬腊月锄锄保暖。庄稼人没有谁忽视这个事，有点闲空就带上锄子下坡了，可极少有人像张福来、筐儿这般痴迷。徐志宝也算侍弄庄稼的好手了，跟张福来两口子比一比还差一截，所以他高兴了就要耍笑他们一下，说他们的田地不是田地，是藏金窝银的聚宝盆。

徐志宝骑上七姑岭，老远就看见了张福来和筐儿，他们面朝麦地坐在地头上歇息，张福来端着烟袋抽烟，筐儿在扬手挥胳膊地说着什么。他们老是这样，不做活计了也不动身，直要挨到该吃饭了才往家里走。他们给徐志宝说过，他们说闲在家里跟闲在地里的滋味不一样：闲在家里没着没落的，工夫真正是废去了；而闲在地里，闲着也像在做活计，感觉踏实。徐志宝踢里匡唧骑到他们跟前，快活地问他们今儿又挖到了几根金条了。筐儿回道，一车金条也没你的份了，吃屎也没热的了！张福来笑道，志宝你做啥营生去了？坐下吃袋烟吧。徐志宝

说，吃袋烟就吃袋烟。他扎下车子，挨筐儿这边坐下，故意往筐儿那边歪了歪身子，作笑说，咱贴嫂子坐，嫂子是个小火炉哩！筐儿打了他一下：远些远些，小心烤糊了身子，让进孩撕烂你的狗皮！张福来笑着递上烟包子，徐志宝接了，摸出自己的吃烟家什，把烟包递给张福来，两个人便一同把烟锅插进烟包，一捅一揉地装烟。徐志宝连着抽了几口烟，望一眼麦苗儿。麦苗儿真正不差，绿油油的，黑亮亮的，茎秆老粗，叶片老宽老厚，高矮已能窝住兔子。徐志宝对张福来道，福来，你估摸这块地是个什么产量？张福来乐滋滋地道，八百斤吧，雨水跟趟的话说不定要到九百斤。说着他抚摩了一下脚跟前的麦苗儿，麦苗儿调皮地晃了一下头。张福来笑得更开心了。徐志宝道，福来，你这块地是一亩七分三吧？张福来道，是一亩七分三。徐志宝道，福来，我给你合算一下吧，亩产一千斤怎么样？张福来说，打不那么多打不那么多。徐志宝道，一斤照六毛的价，可以吧？张福来道，高了高了！志宝呀，你今儿怎么啦，是特地过来给咱送欢喜的吧？徐志宝冷笑说，送你个头哇！然后又接着上面的话茬儿道，就照我说的那个产量，那个价格，你扣除地钱，扣除化肥钱种子钱药钱什么的看看，你这一亩七分三能挣几个大毛？再算上工夫钱，算上这税那费的，你得倒赔多少啊福来？张福来立时蔫了，灰着脸说，这账俺也算过，算过多少回。可该种了还得种呢，要种就得往好里种，种孬了不是赔得更稠了——筐儿插话了。这时候筐儿才品出味来，徐志宝是特地跑过来取笑他们的。筐儿就冷笑着对徐志宝道，我们哪能跟

